

第三章 鴿子在古代宗教的角色

從《新約聖經》的寫作背景巴勒斯坦 (Palestine) 來看，鴿子在古代宗教的蹤跡出現很廣，從巴勒斯坦東方的美所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古代的蘇美 (Sumer)、巴比倫 (Babylonia)、亞蘭 (Aram 或譯阿拉姆，即古敘利亞)，到迦南和地中海東部，包括古希臘城邦之前的米諾斯 (Minos) 文明發源地—克里特島 (Crete) 及地中海沿岸古希臘文明擴展的地區，鴿子還出現在巴勒斯坦西南方的古老王國埃及¹。大約在公元前 5000-2000 年鴿子在閃族的神話思想中被尊崇，在阿卡得人、迦南人、亞蘭人和阿拉伯人中鴿子均被尊崇²。

這片廣大的地區具有與鴿子相關的信仰，它們在地理位置上相連，在宗教信仰上也相互影響，本章以鴿子信仰的兩個源頭說起，一個是源於美所不達米亞的鴿子與女神信仰，另一個是克里特島的鴿子女神 (Dove-Goddess)，分別在第一節和第二節探討。本文的目的在探討《新約聖經》中為何使用鴿子象徵聖靈，因此第三節將討論《新約聖經》寫作前和寫作時期的民間信仰中以鴿子為象徵的女神：古希臘的女神阿芙羅狄特 (Aphrodite)³，阿芙羅狄特展現的特質與美所不達米亞和克里特島兩處的女神有關，本章以這三方面為重點，探討古代宗教中的鴿子被賦予的形象與「聖靈像鴿子」的象徵形象有何近似。最後，在第四節將以上各節的探討作個結論。

第一節 美所不達米亞的鴿子

本節以美所不達米亞的鴿子與女神信仰為探討的起點，由於這個女神信仰和大母神 (Great Mother Goddess) 有關，女神崇拜經亞蘭傳播到巴勒斯坦整個地區，因此本章將探討這個廣闊地區的女神信仰與鴿子的關聯，以及蘇美、巴比倫史詩和哀歌祈禱中有關鴿子的描述，從其中了解鴿子在古代宗教的角色。

¹ 在古代的觀念，鴿子被視為「靈魂之鳥」(the bird of the soul)，這個觀念可能是和鴿子作為女神化身顯現彼此連結和互相影響的。在印歐民族和埃及都普遍有鳥類能夠成為死者化身的概念，時常是以帶著人頭的鳥出現。這樣神秘又不可思議的觀念可能是因為人們不知道自己從那裡來，往那裡去。化身死者的鳥是從他身體的部分靈魂，這種靈魂之鳥有許多不同的鳥類，亞歷山大去世後的靈魂就成為一隻老鷹，鴿子也是靈魂之鳥的一種。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6), 65.

鴿子在埃及第四王朝時代的浮雕 (bas-reliefs) 中出現，至少為公元前 2700 年，有的埃及學者把年代推得更早，因為鴿子也經常出現在那時以及後面王朝的墳墓中，被裝在鳥籠中由奴隸放在頭上帶著或是由奴隸抓著翅膀拿在手上。在約公元前 1350 年十九王朝的浮雕中，鴿子是自由地在得勝凱旋的隊伍中，且向遠處飛翔。Wendell Mitchell Levi, *The Pigeon* (Sumter, SC: Levi Publishing Co., Inc., 1963), 2.

² Wendell Mitchell Levi, *The Pigeon*, 1.

³ 阿芙羅狄特就是在羅馬諸神中廣為人知的女神維納斯 (Venus)。

具有多重形象的蘇美女神伊南娜 (Inanna)⁴是本節探討的起點。伊南娜的阿卡得語稱為伊斯塔 (Ishtar 或 Istar)，伊南娜有極多不同的神性和形象，她是倉庫女神，她的名字可能來自椰棗的倉庫⁵；她主宰雷雨和雨；她是戰爭女神，好戰並具有使用武器的技能，蘇美人形容戰爭是「伊南娜的舞蹈」；她是晨星和晚星 (Morning and Evening Stars)；她是性愛之神，如同晚星升起，引誘回家的牧羊人。伊南娜的形象年輕美麗、狂野放蕩，具有貴族氣派。她是情人眼中的甜心，是快樂的新娘，是哀傷的年輕寡婦，但她從來不是賢慧的妻子或母親。她沒有耐性，她專橫急躁，她毀滅所有她所愛的人⁶。蘇美人對於神祇的期望主要是請求神祇賜予豐收和多子⁷，伊南娜同時具有了豐饒的物產，使倉庫裝滿，以及子孫滿堂，有豐富的人力，利於戰爭和耕種，性愛之神是人們對愛情和生產力的訴求。

在巴比倫的文獻中，伊南娜被伊斯塔取代，在蘇美神話中伊南娜的故事，在巴比倫神話也有近似的版本以伊斯塔為名⁸。伊斯塔是雨神、戰神、晨星和晚星之神，愛與美的神，也是偉大母性的象徵。她的名稱由來有幾種不同的說法⁹，在

⁴ 伊南娜按照神譜她是水神恩基 (Enki) 的孫女，月神蘇恩 (Suen) 或稱南納 (Nanna) 和春季水災神和耕種之神妮努爾塔 (Ninurta) 的第三個孩子，她上面有兩個哥哥—太陽神烏圖 (Utu)、雨和雷雨的神伊斯卡爾 (Ishkur)。豐饒之神杜姆茲—阿茂修嘎蘭納 (Dumuzi-Amaushumgalanna) 是伊南娜的丈夫，他們兩神的求愛和婚姻、杜姆茲的死亡和伊南娜到冥府、對死去的杜姆茲的哀歌，和醫療儀式與咒語使神靈回生等故事，成為美所不達米亞重要的愛情篇章和哀歌。

⁵ Jeremy Black 和 Anthony Green 認為她的名字是源於 Nin-ana，意思是「天的女子」(Lady of Heaven)，也被稱為 Innin。Jeremy Black and Anthony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T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6), 108.

⁶ Thorkild Jacobsen,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5-143.

⁷ 羅漁，《西洋上古史》上冊，(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8) 23。

⁸ 關於伊南娜和杜姆茲的愛情故事、伊南娜前往陰府的故事，以及伊南娜向吉爾加美什求歡被拒，憤而脅迫她的祖父安 (An) 把天界的公牛 (bull of heaven) 借給她去殺死吉爾加美什；在巴比倫神話中是伊斯塔和塔木茲的愛情、伊斯塔前往陰府，以及伊斯塔向吉爾加美什求歡被拒，憤而向她的父親安努 (Anum) 要求天界的公牛。

⁹ Thorkild Jacobsen 認為伊斯塔這名字來自和男神阿塔 (Attar) 的配偶埃斯塔 (Eshtar)。阿塔是閃族西部的晨星之神，也是半乾燥地區的雨神。在閃族西部的神話中提及阿塔想要取代降雨地區的雨神巴耳的地位，但是因他降雨的能力不及巴耳而未能如願。Thorkild Jacobsen,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140.

Stephen Herbert Langdon 認為大地女神 (Earth-Goddess) 阿斯塔特 (Astarte) 是巴比倫的女神，在北部和西部的閃族宗教崇拜她。她的名字來自阿拉伯南部的男神「金星」(Athtar)，蘇美文是 Innini，又稱為 Ashdar 或 Ishtar。Stephen Herbert Langdon, *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ume V: Semitic* (Boston, MA: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Marshall Jones Company, 1931), 14.

Jean Bottéro 認為伊斯塔這名字是源於阿卡得語 ishtarū，意思是「一位女神」，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期間經常被用來泛指「女性形象的神祇」。Jean Bottéro, *Relig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 trans. Teresa Lavender Fagan. (Chicago, I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47.

Raphael Patai 認為「阿斯塔特」這名字起源的含意是「子宮」或「子宮孕育之物」。Raphael Patai, *The Hebrew Goddess*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7.

閃族西部的神話裡她是男神阿塔（Attar）的配偶阿斯塔特（Astarte 或譯亞斯他錄、阿市托勒特）¹⁰，阿斯塔特是晚星女神，也是戰神和性愛之神，這些特質與伊南娜和伊斯塔也是一致的¹¹。因此，伊南娜、伊斯塔和阿斯塔特這三位女神是一脈相承的，她們在神性上都有戰神和性愛之神的特質。阿斯塔特在腓尼基的宗教中是美、愛和聖潔的象徵，是西頓城的保護神，她的男友是美男子阿多尼斯（Adonis），近似巴比倫伊斯塔的神話，阿多尼斯也被野豬咬死，阿斯塔特從陰間找回阿多尼斯，使他復活¹²。阿斯塔特在迦南神話中是最高神祇巴耳（Baal 或譯巴力）的配偶和姊妹，阿斯塔特大量出現在《舊約聖經》中，與巴耳（Baal 或譯巴力）和亞舍拉（Asherah 或譯阿舍辣）是迦南崇拜的主要神祇。

有關伊斯塔－阿斯塔特的崇拜遺址，根據藍登（Stephen Herbert Langdon）所著的《眾民族神話學》第五卷《閃族》（*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ume 5: Semitic*），他認為和鴿子相關的伊斯塔－阿斯塔特信仰在古代極為興盛，這個身兼戰神和妓女之神的大母神又被稱為阿納特（Anath 或譯亞納或亞拿）¹³，在閃族西部她的名字在漢模拉比時代（Hammurabi period）是‘Anata 或 Hanata，在古老的迦南則用 Beth-‘Anath 或 Beth-‘Anoth 或 ‘Anath ôth（阿納特的女兒），在敘利亞和迦南把她作為戰神崇拜甚為普遍，甚至傳到埃及¹⁴。烏加列特的資料（Ugaritic sources）顯示大多數在古代敘利亞的神祇會有兩個名字，但是這個屬於閃族的文雅風格在埃及就沒有了，阿斯塔特和阿納特在埃及變成了兩位女神¹⁵。阿斯塔特在埃及眾神中成為「普塔¹⁶的女兒」（daughter of Ptah）¹⁷，在埃及第二十一王朝（1069-945 BCE）的一段碑文提及孟斐斯（Memphis）的一位祭司供奉阿斯塔特和月神阿（Ah），在托勒密王朝時代在靠近色拉佩神廟（Serapeum）¹⁸仍有供奉阿斯塔特的小禮拜堂，在當時崇拜希臘的阿芙羅狄特女神已經十分普

¹⁰ 「阿斯塔特」（也有寫成 Ashtart，古代較早的寫法是 Attart）在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亞斯他錄」，希巴語（Sabaeen）音譯為 Athtar。「阿斯塔特」在迦南神話中是巴耳（或譯巴力）的配偶。

¹¹ Thorkild Jacobsen,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140-141.

¹² 羅漁，《西洋上古史》上冊，64。

¹³ Raphael Patai 認為根據文獻無法判知阿斯塔特和阿納特起源是一位且完全相同的神，還是不同的兩位女神，然而經過逐漸發展的過程，她們已經成為一位神。Raphael Patai, *The Hebrew Goddess*, 54.

¹⁴ Stephen Herbert Langdon, *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ume V: Semitic*, 29-30.

¹⁵ Raphael Patai, *The Hebrew Goddess*, 55-56.

¹⁶ 「普塔」是孟斐斯（Memphis）的工藝及創造之神，以人形顯現。

¹⁷ 在十八或十九王朝時期（1500-1200 BCE）的阿斯塔特蒲草紙（Astarte Papyrus）中記載阿斯塔特協助眾神免去給海的供獻。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17.

¹⁸ 色拉佩神廟是一間很大的廟宇，位於亞歷山卓，供奉一位希臘和埃及的神色拉皮斯（Serapis）。這間廟宇是由托勒密一世大約在公元前三百年所建立，後來在公元三九一年被提阿費魯斯（Theophilus）主教和他帶領的基督徒群眾所毀壞。

遍，對這種奇特的現象希羅多得（Herodotus, ca. 484-ca. 425 BCE）¹⁹稱之為「外來的阿芙羅狄特」（Strange Aphrodite）²⁰。阿納特在埃及的克特條約（Kheta treaty）伴隨阿斯塔特的名字出現，她身穿盔甲，手持長矛，揮舞戰斧，顯出戰神的形象。她經常在拉姆西斯二世（Rameses II）和拉姆西斯三世（Rameses III）的碑文中被提及²¹。

崇拜這位來自蘇美的金星女神領域非常廣闊，在美所不達米亞、敘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到處都有裸體的伊斯塔神像。《聖經》《以斯帖記》中著名的王后以斯帖（Esther），她的名字就是來自女神伊斯塔²²。伊斯塔—阿斯塔特有一個神廟在巴勒斯坦的伯珊地區（Bet-Shan）²³，《聖經》記載當掃羅王被殺死後，他的軍裝被放在這個阿斯塔特神廟中²⁴。考古學家在這個阿斯塔特神廟更古老的地層裡找到許多小的寺廟，這些寺廟的屋頂有許多鴿子塑像，這些鴿子經常與敘利亞的女神相聯，也是閃族人視為神聖的。考古學家也在寧瑪（Ninmah）的巴比倫大母神寺廟門口的地底下，找到一個紅土泥塑的「鴿子像」在一塊磚頭上。「鴿子和斑鳩」是希伯來人唯一被允許作為祭牲和潔淨儀式使用的鳥類。在亞述的伊斯塔神廟內部庭院，考古學家找到許多小型的紅土的泥塑寺廟，寺廟是雙層的，牆上有許多窗戶，在窗簷上下佈滿縱橫交錯的「鴿子」塑像，房頂上有「獅子」塑像，旁邊和底下有許多「蛇」的塑像，鴿子、獅子和蛇這三種動物是女神伊斯塔的象徵²⁵。

晚期這個大母神在亞蘭地區被稱為「阿塔嘎提斯」（Atargatis），希臘文寫為「阿塔—阿特」（‘Atar- ‘Ate），這是由阿拉伯語的「金星」（Athtar）和亞蘭語的「大母神」（‘Ate 或 ‘Ata 或 ‘Atta）合併而成的名字。在亞歷山大（Alexander）的錢幣顯示阿塔騎在獅子上，獅子前面站著一隻鴿子，「獅子」和「鴿子」都是「阿塔」（伊斯塔）的象徵，錢幣的反面是男神哈達（Adad 或譯哈達得），阿塔嘎提

¹⁹ 希羅多得是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的歷史學者，是第一位有系統地整體歷史資料，寫作成結構完整且生動的敘述，被稱為「歷史之父」。他曾經旅遊地中海沿岸到黑海一帶，了解各地的風土民情記錄成書。

²⁰ Alfred Wiedemann,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3), 150.

²¹ Alfred Wiedemann,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151-152.

²² 「以斯帖」（Ester）與「阿斯塔特」（亞斯他錄）（Ashtoret）均源於女神「伊斯塔」。Wilhelm Gesenius, *Hebräisches und Aramäisches Handwörterbuch über das Alte Testament* (Berlin, Göttingen und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Verlag, 1962), 57, 627.

²³ 「伯珊」（Bet-Shan）（a 長音）或（Bet-Shan）（a 短音）和「伯善」（Bet-Shean）因為希伯來文寫法不同在《和合本聖經》中被譯為不同名稱，其實是同一個城市「伯善」是晚期的稱法。Wilhelm Gesenius, *Hebräisches und Aramäisches Handwörterbuch über das Alte Testament*, 1962), 97-98.

²⁴ 《撒母耳記上》三十一章十節言「又將掃羅的軍裝放在亞斯他錄廟裡，將他的屍身釘在伯珊的城牆上」。

²⁵ Stephen Herbert Langdon, *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ume V: Semitic*, 30-34.

斯和哈達是敘利亞的兩位主神。在另外一枚錢幣，顯示阿塔嘎提斯和哈達坐在王位的兩邊，阿塔嘎提斯的寶座以兩隻獅子裝飾，哈達的寶座以兩隻公牛裝飾，在王位中間的上方棲息著一隻「鴿子」²⁶。這些鴿子塑像和錢幣的出土可以看出「鴿子」與伊斯塔－阿斯塔特的崇拜相關聯，也與大母神的信仰有關。

除了考古學家的挖掘看出鴿子的信仰外，從近東地區的史詩也看出鴿子在古代人類生活中的角色。這些史詩中最重要文獻就是舊巴比倫時期²⁷（1950-1651 BCE）的《吉爾加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敘述關於阿卡得國王（撒爾貢 Sargon 和納蘭辛 Naram-Sin）和兩則著名的烏加列特史詩 Kirta 和 Aqhat。在《吉爾加美什史詩》的洪水記載²⁸，烏特納皮什提姆（Utnapishtim）從方舟上首先放出鴿子去探測水位，鴿子沒有找到休息之處就飛回了方舟²⁹。鴿子回巢的本能使牠們成為良好的「傳信者」，也顯出鴿子和人類有很好的關係，鴿子與人類共同生活，互相幫助。《創世記》第六到九章的洪水故事與《吉爾加美什史詩》的記載非常相似，造方舟的挪亞（Noah 或譯諾厄）也放出鴿子去探測水位，第一次鴿子找不到落腳之地就回到了方舟，他等了七天第二次放出鴿子，鴿子叼了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第三次放出鴿子，鴿子就不再回來了³⁰。

除了史詩的故事外，在蘇美－阿卡得詩歌和史詩（Sumero-Akkadian Hymns and Prayers）的文獻中也有向伊斯塔吟唱的哀歌祈禱（Prayer of Lamentation to

²⁶ Stephen Herbert Langdon, *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ume V: Semitic*, 36-37.

²⁷ 《吉爾加美什史詩》完整的版本被認為是公元前第七世紀的作品。Robin W. Winks and Susan P. Watterm-Parkes,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²⁸ 根據 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42-44, 93-97 所翻譯的泥版內容，現存的蘇美文獻有關洪水記載的泥版是非常殘缺不全的，關於洪水的完整故事是根據阿卡得文的泥版，阿卡得文的《吉爾加美什史詩》分別記載於十二塊泥版上。

²⁹ 洪水故事記載於阿卡得文的《吉爾加美什史詩》第十一塊泥版上，說到吉爾加美什在好友恩基杜（Enkidu）死亡之後，對自己的必死感到困擾。這個疑問引導他尋找唯一沒有經歷死亡的人類烏特納皮什提姆這個洪水英雄，當吉爾加美什要求不死的秘訣時，烏特納皮什提姆告訴他洪水的故事。當眾神計劃了大洪水的災難，埃阿（Ea）告訴烏特納皮什提姆建造一艘船逃避災難，他在七日內建造了一艘尺寸為 120 肘的方舟。他又在方舟內預備好食物，並裝載他的家人和所有活著的存有（all living beings）。洪水發生了，甚至眾神都感到恐懼，像狗一樣畏縮，伊斯塔大哭像一個要生產的婦女，承認她在眾神大會上說了這個邪惡的計劃。在七天的暴雨後，方舟停在尼希爾（Nisir）山頂。烏特納皮什提姆首先放出去一隻鴿子勘查地面水位，鴿子沒有找到休息之處就回來了，他又放出一隻燕子，燕子也回來了，最後放出了烏鴉，牠找到了食物，呱呱叫著飛走了。烏特納皮什提姆讓所有聚集的動物上岸，並獻祭給飢餓的眾神。恩利爾了解了眾神想以洪水消滅人類的錯誤後，親自上船接出烏特納皮什提姆和他的妻子，並向他們跪拜，祝福他們，提升他們為神的等級，因此烏特納皮什提姆與他的妻子得以永生不死。Kenton L. Sparks, *Ancient Tex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2005), 317.

³⁰ 《創世記》八章六至十二節。

Ishtar)，是用在咒語的儀式中，現存的文獻屬於新巴比倫時期（750-539 BCE），但是它可能是從更古老的文獻複製抄寫的。在這首哀歌中出現以「鴿子」來描述人的悲傷³¹。《舊約聖經》也用鴿子的叫聲來表達人受苦的哀嚎³²，可見鴿子低沉的叫聲³³自古就被人認為是哀傷的表達。

本節探討古代美所不達米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崇拜的女神伊南娜、伊斯塔、阿斯塔特、阿納特、阿塔嘎提斯、阿塔以及古代巴比倫史詩和哀歌祈禱中有關鴿子的記載，這些女神共同的特質是「性愛之神」和「戰神」，「鴿子」和「獅子」是這些女神共有作為代表性的動物，以「性愛之神」和「戰神」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比較「鴿子」和「獅子」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動物，可以推測出體型威武、剛猛有力的獅子可能是與「戰神」有密切的關係，而體型弱小、性情溫和、極為多產的「鴿子」³⁴就是「性愛」的代表了。

「性愛」除了強調兩性相悅的愛情，也顯示了豐饒的生產力，就如鴿子有親密的愛情，也有快速的繁殖力，愛情帶出來的是生產能力。《新約聖經》以鴿子作為「聖靈」的象徵，《福音書》中描述象徵聖靈的鴿子降在耶穌身上之後，從天上有聲音說耶穌是神所「愛」的兒子³⁵，接受聖靈的耶穌自此之後開始傳道的工作，聖靈給予他愛的印證，這愛帶出了傳道的能力。本章將在第三節繼續探討古代女神擁有的「性愛」特質傳遞到古希臘女神阿芙羅狄特身上造成的形象，而崇拜阿芙羅狄特的時代正是《新約聖經》寫作的背景。

在《吉爾加美什史詩》中，鴿子的形象是忠實的「傳信者」，讓人類知道水位高低。在向伊斯塔所吟唱的哀歌祈禱中鴿子的形象是「悲傷者」的象徵。「傳信者」和「悲傷者」這兩個角色也沒有終止於古代的巴比倫，鴿子繼續在古希臘的文獻和《舊約聖經》中以「傳信者」和「悲傷者」出現，在《新約聖經》中鴿子作為「傳信者」的角色並不明顯，但是還是隱約可見，作為「悲傷者」的角色就沒有了。這個部分將在下一章中繼續討論。

³¹ 第六十三和六十四節言「我的心正在飛翔；它不斷地搗翅像一隻天界的鳥。我日夜悲傷像一隻鴿子。」'Sumero-Akkadian Hymns and Prayers' trans. Ferris J. Stephens, in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ed. James B. Pritchar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383-384.

³² 《以賽亞書》三十八章十四節、五十九章十一節、《以西結書》七章十六節、《那鴻書》二章七節（希伯來聖經為第八節）。

³³ 鴿子沒有聲帶，因此叫聲低沉。

³⁴ 鴿子是溫和的鳥類，群居的鴿子從不靠打鬥產生領袖，而是以威嚇產生。鴿子夫妻之間的愛情非常親密，牠們繁殖很快，一年四季都會產卵和孵育幼鴿，幼鴿生長很快，一個多月便離開親鴿獨立生活。林木直、古日月編譯，《實用養鴿大全》，（台南市：綜合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詳）129。

³⁵ 《馬太福音》三章十七節言「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近似經文也出現在《馬可福音》一章十一節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節。

第二節 克里特島的鴿子

在克里特如同在地中海東部，首要的崇拜對象是「大母神」(Great Mother Goddess)，這個女神的象徵非常豐富，鴿子是這個女神的象徵之一，另外還有蛇、雙面斧³⁶、奉為神聖的角(horns of consecration)和肥胖的女性塑像，女神被立在山上，或與神聖的樹木和柱子結合，成為各處朝拜地點的特色。她的功能主要是母性特質的，她也是植物生長和豐饒之神，她經常與一個年輕的男同伴配合，當成是她的兒子或配偶。這個同伴有時候拿著弓，並戴著與她相同的頭飾，來標示他的神性³⁷。

英國的考古學家伊凡(Arthur Evans)在1900年開始有系統地在克諾所斯(Knossos)進行挖掘，在1901年成功地找到米諾斯文明的重要遺址克諾所斯宮殿。克諾所斯宮殿中央寺廟未被證實的聖所，牆壁繪畫縮圖所描畫的是一處藉著新的沉積物被確認的寺廟的儲物室、當地的大母神崇拜、鴿子女神和蛇女神³⁸。

在克諾所斯宮殿西北迴廊的北面有一個地下室，裡面裝滿了許多稱重的法碼和紅土燒製的陶器，這是祭壇的遺址，已經落到了地下第二層，寺廟的塑像們舉著奉為神聖的角，還有可移動的座椅，以及三個圓柱，上面是塗有各樣色彩的鴿子們棲息在那裡，由於這三個圓柱，這個地方被認為是米諾斯「鴿子女神」崇拜的聖所³⁹。

在伊凡挖掘的同時期，侯嘉特博士(Dr. Hogarth)在克里特島北海岸的古爾尼亞(Gournia)，就是克諾所斯的北方山丘挖掘出一個以紅土燒製許多蛇纏繞的女性塑像，以及一些塑像的殘片：有四隻鴿子，還有兩條蛇的頭、雙面斧裝飾的陶片、奉為神聖的角和三個紅土燒製的崇拜花瓶，聚集環繞在一個低矮的以灰泥製造的三腳桌旁。鴿子、蛇、雙面斧和角都是這位女神的不同象徵。這些神聖的物件很明顯地屬於米諾斯女神崇拜的東西在這個地區的各處都可以找到。這類女神塑像的造型中，經常有把鴿子放在女神的頭上，或是女神對面的男性塑

³⁶ 雙面斧是克里特人所製的武器，克里特專有名詞稱為 *labrys*，是一個把手上有朝向相反兩方的兩個斧刀，是克里特男子青睞的武器，也被放在神廟作為裝飾，斧面刻有圖案裝飾。雙面斧在克里特克諾索斯的宮殿遺址各處被發現，因此克諾索斯的宮殿也被稱為 *labyrinthos*。Ivar Lissner, *The Living Past*, trans. J. Maxwell Brownjoh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57), 297.

³⁷ E. O. James, *Myth and Ritu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58), 135.

³⁸ Joseph Alexander Macgillivray, *Minotaur* (London: Pimlico, 2001), 224.

³⁹ E. O. James, *Myth and Ritu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37.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

像把鴿子伸出給子女神⁴⁰。在克里特的寺廟中發現浮雕上有凸起的金飾，其中有一個飾品刻著裸露的女神，她的頭上和身體左右各有一隻飛翔的鴿子⁴¹。

考古學家沒有明確地找到鴿子女神的塑像，但與鴿子同樣作為生長和豐饒之神「大母神」顯現的「蛇」，考古學家找到幾尊蛇女神的塑像，是一個女性人形塑像，身穿低胸緊身的服裝，或在腰部束很緊的帶子，胸部外露凸顯，雙手各握著一條蛇，顯示出「蛇女神」乃是大母神的顯現，並非是以「蛇形塑像」為崇拜對象⁴²。由此可以看出鴿子在克里特島是作為「大母神」的顯現，並非單獨作為「鴿子女神」被崇拜，在巴比倫宗教中的鴿子形象：性愛、傳信者和悲傷者，並沒有在克里特島的鴿子崇拜突顯出來，可能由於克里特島的考古研究沒有找到古代文獻，古物不能像文字那樣描述女神的特質。

考古學家找到邁錫尼時代的書版，對稍後時期的奧林匹克諸神中各主要神祇，幾乎均已述及，許多神祇已各有自己的名字，不再被人們以普通的名詞稱呼⁴³。沒有被文字所記載的神祇就相繼消失了，在沒有流傳下來的神祇中有名為「佩雷雅」的「鴿神」⁴⁴。鳥類被當成神靈和人類之間的特使之象徵，伊凡認為是由「原始希臘的鴿子崇拜」(the Dove Cult of Primitive Greece)所顯示的，許多「鴿子」的形象被塑造在碗的邊緣，以及「野鴿」在多多那(Dodona)的宙斯崇拜中當為占卜之用。伊凡認為鴿子是神祇的「靈感代理者」(agent of inspiration)⁴⁵，鴿子被視為為大母神的象徵，賜予大地豐饒。

第三節 古希臘的鴿子

公元前 336 年接續馬其頓王菲力浦二世(Philip II)作王的亞歷山大(Alexander)在打敗波斯後，向東擴展版圖，公元前 327 年到達印度⁴⁶。政治勢力的擴展，把希臘的語言和文化帶到了整個歐亞非三洲，亞歷山大於公元前 323 年去世後，帝國分裂由不同的將領統治，在整個羅馬帝國東部主要還是維持了希臘語言和文化，而希臘宗教甚至影響了羅馬帝國西部拉丁地區⁴⁷。希臘化時期與日俱增的

⁴⁰ E. O. James, *Myth and Ritu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38-139.

⁴¹ Reynold Higgins, *Minoan and Mycenaean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9), 168-169.

⁴² Reynold Higgins, *Minoan and Mycenaean Art*, 16, 32-33.

⁴³ 雅典娜(Athene)不再用「女主人」的稱謂，德墨忒爾(Demeter，地母神)也不再用「聖母」的稱謂。其中有若干小神祇，如原名「大地之母」，專司接生的伊利蒂女神(Ilithie)後來得以流傳下來；有些大神原來的普通名詞稱謂則逐漸變成其別稱，阿波羅的原名「頌歌」即為一例。

⁴⁴ 比爾·利維克(Pierre Lévêque)著，王鵬、陳祚敏譯，《希臘的誕生：燦爛的古典文明》(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 142-143。原著為法文，無法得知原來法文用字。

⁴⁵ Joseph Alexander Macgillivray, *Minotaur*, 152.

⁴⁶ Helmut Koester,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one: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1982), 10.

⁴⁷ Helmut Koester,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one: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人民遷移，造成東西方的交會，形成宗教的多元。希臘人原來崇拜的眾神繼續茂盛地在希臘化的整個地區發展，許多的神廟在各地興建起來⁴⁸。許多地區的神祇相互影響，也興起新的宗教，在這其中與鴿子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希臘女神阿芙羅狄特。

阿芙羅狄特被認定來自古代閃族的女神伊斯塔—阿斯塔特，她集國王的配偶、天后和妓女於一身。決定性的證據是從阿芙羅狄特和伊斯塔—阿斯塔特的崇拜方式一致，且她們的圖像特徵都是超乎性別的：這個神祇是陰陽兩性的。有的伊斯塔神像是有鬍鬚的，並且和一個男性的阿斯塔（Ashtar）放在一起，如同有長鬍鬚的阿芙羅狄特和阿芙羅狄托斯（Aphroditos）放在一起；阿斯塔特被稱為天后，如同阿芙羅狄特也被稱為天或女天神，名為烏蘭尼亞（Urania）；阿斯塔特被人以香壇和鴿子為祭牲崇拜，阿芙羅狄特也是如此，而且眾神中只有阿芙羅狄特接受乳香和鴿子。阿斯塔特是個駕駛戰車的女神，阿芙羅狄特也會武裝作戰，並且得勝；阿斯塔特和阿芙羅狄特都是妓女崇拜的女神，阿芙羅狄特的性格也和阿斯塔特相同，都喜愛引誘異性，但又毀滅她的愛人；她們兩者也與花園和海有特別的關聯⁴⁹，阿斯塔特和阿芙羅狄特的神廟位於大花園中，阿斯塔特與海神有關，阿芙羅狄特的起源一說是由海的泡沫所生成。

在希臘神話中賦予阿芙羅狄特兩種不同的出生。在赫西俄德（Hesiod）著的《神譜》（Theogony）中記載阿芙羅狄特的出生乃是由天神烏蘭諾斯的生殖器被丟入海中造出來的，她的名字是由海水的「泡沫」而得⁵⁰。另外，在赫西俄德歌頌阿芙羅狄特的詩歌⁵¹和荷馬（Homer）的史詩《伊利亞德》（Iliad）和《奧德賽》

the Hellenistic Age, 32-39.

⁴⁸ Helmut Koester,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one: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64,169.

⁴⁹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152-153.

⁵⁰ 烏蘭諾斯（Uranus）來拜訪該亞（Gaia），帶來夜幕，他渴求愛情的親密，展開肢體整個地覆蓋了大地。此時，克洛諾斯（Cronus）從埋伏處伸出左手，右手握著那把有鋸齒的大鐮刀，飛快地割下了父親的生殖器，把它們投到他後面。...當克洛諾斯用鐵器切下這些東西，立刻把它們從陸地扔進翻騰的海濤中，這些東西在狂烈的海面飄流了很長一段時間，忽然一簇無色的浪花從這神的肉塊周圍擴展開去，從中長成一位少女。起初，她沖漂到神聖的庫忒拉（Cythera）；爾後，她從那兒來到四面環海的塞浦路斯（Cyprus）。在塞浦路斯，她成了一位鼓舞人的美麗女神，在她嬌美的腳下綠草成茵。由於她是在海的泡沫（阿芙羅斯）中誕生的，故諸神和人類都稱她阿芙羅狄特（Aphrodite）；由於到過庫忒拉，因此也稱「美麗飾以花冠的庫特瑞亞」（Beautifully wreathed Cytherea）；又因為出生在波濤滾滾的塞浦路斯，故又稱「塞浦路斯產生的」

（Cyprus-engendered）；又因為是從生殖器跳出來的，故又名「愛生殖器的」（Genital-loving）。無論在最初出生時還是在進入諸神大會後，她都有愛神厄羅斯（Eros）和美貌的願望女神（Desire）與之為伴，她一降生便獲得了這一榮譽。她也在神和人中間分得了一份命定的職務，即少女的私語和笑容和格格的笑，以及女孩子的欺騙，極度的歡愉和愛情是比蜂蜜更甜的。Hesiod, *Works of Hesiod and the Homeric Hymns*. trans. Daryl Hin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59-60.

⁵¹ 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 Hymns*, trans. Hugh G. Evelyn-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407.

(*Odyssey*)中，均描述阿芙羅狄特是「宙斯的女兒」，她的母親是狄俄涅(Dione)⁵²。在《伊利亞德》⁵³和《奧德賽》⁵⁴兩部史詩中，阿芙羅狄特均佔有重要的份量。

以圖像學來看，古希臘的神祇和動物表現出親密的結合：宙斯與公牛、波塞頓(Poseidon)與公牛或馬、赫爾墨斯(Hermes)與公綿羊或公山羊、阿波羅(Apollo)和阿爾忒密斯(Artemis)與雄鹿和雌鹿，阿芙羅狄特就是與「鴿子」。這些動物歸屬於不同的神祇，往往象徵這個神祇被人崇拜，許多的動物又轉變為這個神祇最喜愛的祭牲：獻公牛給宙斯和波塞頓、獻雄鹿和公山羊給阿爾忒密斯和阿波羅、獻公綿羊或公山羊給赫爾墨斯、獻「鴿子」給阿芙羅狄特⁵⁵。在希臘人獻祭的祭牲中，獻鳥類很少，獻給阿芙羅狄特的「鴿子」和伊西斯(Isis)的鵝是例外⁵⁶。昂貴的香料乳香(francincense)也是特別和阿芙羅狄特結合在一起，被獻給她為祭物的⁵⁷。

赫西俄德(Hesiod)歌頌阿芙羅狄特的詩歌，起頭就請繆斯(Muse)告訴他阿芙羅狄特的工作：

繆斯，告訴我塞浦路斯黃金的阿芙羅狄特的工作，她在眾神之中激起甜蜜的感情，征服必死人類的部落和空中飛翔的鳥，以及所有在陸地和在海中的受造物。所有的愛都是來自有花冠的庫特瑞亞⁵⁸。

⁵² Hom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omer. The Iliad*.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The Odyssey*. trans.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0), 85.

⁵³ 阿芙羅狄特在特洛伊(Troy)戰爭中幫助特洛伊那一方。她在戰場上拯救了巴黎士(Paris)和她的兒子埃涅阿斯(Aeneias)，但被狄俄墨得斯(Diomedes)刺傷而退出戰場。赫拉(Hera)希望能勾引宙斯，她給赫拉一條奇怪的帶子，裡面有她的全套魔術，有愛和情慾，和那套把聰明男人變成傻子的甜蜜迷魂話語。Hom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omer. The Iliad*.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The Odyssey*. trans.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55-56, 83-85, 256.

⁵⁴ 阿芙羅狄特為了與赫拉(Hera)和雅典娜(Athene)爭取成為「最美麗的女神」，她答應裁判者—特洛伊的國王巴黎士(Paris)得到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海倫，阿芙羅狄特引領巴黎士到海倫的家，趁斯巴達國王米奈勞斯(Menelaos)外出，把他的妻子海倫帶到了特洛伊，引起米奈勞斯號召全希臘攻打特洛伊。Hom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omer. The Iliad*.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The Odyssey*. trans.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53, 116-119.

⁵⁵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65.

⁵⁶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55.

⁵⁷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52.

⁵⁸ 「庫特瑞亞」(Cytherea)是阿芙羅狄特的別名。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 trans. Hugh G. Evelyn-White, 407.

從這段歌頌看出阿芙羅狄特是所有眾神和受造生物愛情的源頭，她的特質就是「愛」。

在公元前第四世紀阿芙羅狄特分成了兩種不同的形象，一種是高的，天上的愛，稱為「阿芙羅狄特－烏蘭尼亞」(Aphrodite-Ourania)，另一種是較低層次的性愛，尤其是指妓女的行業，是所有人的愛，稱為「阿芙羅狄特－潘德墨斯」(Aphrodite-Pandemos)。這兩種稱謂都是很古老，且流傳很廣的崇拜名詞⁵⁹。羅馬帝國時代，阿芙羅狄特以維納斯(Venus)之名被人崇拜，維納斯是「愛神」和「美神」。

古希臘人熱衷以鳥占卜，在所有占卜的鳥類中，鴿子和老鷹是最常被使用的。赫西俄德在《工作與時日》(*Erga kai Hemera*)一書的完結語說到能識別鳥類的前兆和避免犯罪的人才能快樂和幸運⁶⁰。荷馬史詩《伊利亞德》和《奧德賽》中寫到人們看見鳥從右側或左側飛過，來斷定所謀事情的成敗，看鳥占卜已經是人們普遍的信仰。《奧德賽》中有兩段用鴿子和老鷹預言未來的記載，一則預言特勒馬斯科(Telemachus)的家族會在伊塔卡(Ithaca)地方作王，且永遠尊貴⁶¹；一則預言策劃殺死特勒馬斯科的求婚人將會失敗⁶²，求婚人沒有聽信預言停止殺死特勒馬斯科的計劃，後來全部被殺死。鴿子除了占卜之外，《奧德賽》中說到牠們為宙斯運送神露(ambrosia)⁶³。

⁵⁹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155.

⁶⁰ 這個完結語全句為：一個人能知道所有這些事情，作自己本分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靈，能識別鳥類的前兆和避免犯罪，這個人在這些日子裡就能快樂，就能幸運。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 trans. Hugh G. Evelyn-White, 65.

⁶¹ 他(特勒馬斯科)正這樣說，有隻飛鳥從右邊飛過。一隻鷓鴣，阿波羅快使，雙爪抓住一隻鴿子，不斷拔羽毛撒向地面，撒在船和特勒馬斯科之間。特奧克呂墨諾斯(Theoclymenus)叫他(特勒馬斯科)遠離同伴們，拉住他的手，招呼一聲對他這樣說：「特勒馬斯科，鳥在右側飛不會沒有神意，我一看見這飛鳥，便知牠是帶來神意的鳥。在伊塔卡(Ithaca)地方沒有任何其他家族比你家更能為王，你們會永遠尊貴。」(十五 525-534) Hom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omer. The Iliad*.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The Odyssey*. trans.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242.

⁶² 他們正互相交談，說著這些話語，求婚人也在給特勒馬斯科策劃死亡和毀滅。這時一隻飛禽從他們左邊飛來，高飛的老鷹，抓住一隻膽怯的飛鴿，安菲諾摩斯(Amphinomos)立即大聲在他們中間說：「朋友們，看來我們的計劃不會作成，殺死特勒馬斯科，不如讓我們去宴飲較好。」(二十 240-246) Hom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omer. The Iliad*.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The Odyssey*. trans.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318.

⁶³ 有翅之物也無法從中間飛過，為天父宙斯運送神露的膽怯鴿子也一樣難穿越峻峭的懸崖，每次要拿走其中的一隻，使得天父不得不放進另一隻作替補。(十二 62-65) Hom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Homer. The Iliad*.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f and Ernest Myers. *The Odyssey*. trans. S. H. Butcher and Andrew Lang, 183.

在希臘西北方遙遠和孤立的山區中，位於托瑪如斯（Tomarus）山下的谷地，靠著多多那（Dodona）這個地方，有一個宙斯（Zeus）和他的女伴狄俄涅（Dione）的神廟，是古代極為著名求問神諭的所在，曾經每年吸引無數的朝聖旅客不遠千里而來，有超過一千年繁榮的歷史。神諭發出的中心是一棵會「說話」的橡樹，由占卜者—就是被稱為「鴿子」的三位女祭司說出仲裁的答案。這三位女祭司在進入出神的狀態下說出宙斯的計劃，在她們回復正常時完全不知道她們曾經說過的話。關於這棵「說出」神諭的樹有許多的解釋，有說是透過居住在樹上的「鴿群」鳴叫和飛翔；有說是透過這棵樹的有銹病的樹葉產生的紅褐；或是透過風吹過時，環繞在樹旁那些青銅大鍋上的鈴發出的聲響⁶⁴。

從赫西俄德的詩句和荷馬史詩中顯示鳥占之普遍，以及鴿子為宙斯工作，運送神諭並擔任預兆鳥，說出神諭的女祭司被稱為「鴿子」，和多多那神廟的神諭可能也是從「鴿子」而來，這些記載明顯地看出鴿子向人傳達宙斯的計劃，服務神祇和人，鴿子身為最高神祇之「傳信者」的角色極為清楚，這個傳信者所傳的信息是神給人的「預言」。根據布克特（Walter Burkert）的看法，鳥類在古代希臘宗教中被視為神祇的顯現⁶⁵，向人揭示神祇的計劃。從阿芙羅狄特看鴿子的形象顯出「愛」的特質，與鴿子在古希臘身為神祇的「傳信者」，顯示宙斯願意讓人知道未來，乃是出於神對人的愛，在《奧德賽》中兩段用鴿子和老鷹預言的記載，一則是鼓勵留戀在涅斯托爾莊園中的特勒馬斯科（Telemachus）返回故鄉，告訴他他的家族將在伊塔卡（Ithaca）永遠尊貴為王，另一則是為了勸告求婚人想要殺死特勒馬斯科的計劃，阻止他們去作注定失敗的事情，兩者都是出於神對人的愛。

第四節 小結

從以上的探討可以確定鴿子在古代美所不達米亞宗教的形象有「悲傷者」、「愛」和「傳信者」。

鴿子代表「悲傷者」的角色在《舊約聖經》仍然明顯可見，在本文第四章《聖經》中的鴿子將作探討，但是在《新約聖經》中，鴿子作為「悲傷者」的角色就不復存在。以鴿子作為象徵的聖靈在《舊約聖經》中「悲傷者」的特質絲毫沒有蹤影，在本文第五章《聖經》和兩約之間的聖靈將作探討。而在《新約聖經》中，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人禱告⁶⁶，又勸勉人不要叫上帝的聖

⁶⁴ Paul Cartledge ed.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0.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114.

⁶⁵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41.

⁶⁶ 《羅馬書》八章二十六節言「況且我們的軟弱有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靈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靈「擔憂」⁶⁷，歎息和擔憂都是帶有悲傷的情緒，但也不能指證聖靈是個「悲傷者」。可見鴿子「悲傷者」的形象在歷史潮流中逐漸喪失，《新約聖經》的鴿子形象已經沒有「悲傷者」的影子。

關於鴿子的第二種形象「愛」，從古代美所不達米亞和希臘的信仰，可以看出鴿子在巴比倫的女神伊斯塔和敘利亞女神阿斯塔特身上有性愛女神的形象，性愛女神象徵著愛情和多產的能力，性愛之神的形象由古希臘的女神阿芙羅狄特所承接，她集國王的配偶、天后和妓女於一身。阿芙羅狄特後來分成了兩種不同的形象，一種是高的，天上的愛；另一種是較低層次的性愛，尤其是指妓女的行業。這兩種同樣名為阿芙羅狄特的崇拜，卻有完全不同起源的涵義，較高層次的「阿芙羅狄特－烏蘭尼亞」(Aphrodite-Ourania)是源於腓尼基的天后(Phoenician Queen of Heaven)，而較低層次的「阿芙羅狄特－潘德墨斯」(Aphrodite-Pandemos)這個名字「潘德墨斯」從字義看是「一個擁抱所有人的」，如同通常的結合，或是任何情況下的夥伴感情。在東方傳統信仰的背景，就是伊斯塔擁抱所有人的力量，特別是一種對眾人的力量⁶⁸。作為象徵聖靈的鴿子所代表的愛，是來自天上，但是既然降臨人間，所強調的必然是「擁抱所有人的愛」，是所有的人可以享有的。從蘇美女神伊南娜轉變為阿芙羅狄特的形象可以看出來，原來伊南娜有大母神形象，賜予人多子和大地豐饒的神性已經不再出現於阿芙羅狄特，阿芙羅狄特的形象是美麗與愛情。

關於鴿子的第三種形象「傳信者」，從美所不達米亞到古希臘的信仰，鴿子均有「傳信者」的形象，在《吉爾加美什史詩》中，鴿子為洪水倖存的人類探測水位；在古希臘信仰，鴿子對人類顯示宙斯的計劃，多多那神廟被稱為「鴿子」的三位女祭司說出仲裁的答案，或說是神祇透過居住在樹上的鴿群鳴叫和飛翔傳達訊息。「傳信者」向人顯明了神對人的「愛」，作為「傳信者」的鴿子和擁抱所有人的「愛神」阿芙羅狄特在《新約聖經》中以「聖靈象徵鴿子」巧妙的結合，鴿子降在耶穌身上，既向耶穌傳達神的信息，也顯示神對他的愛。

總結以上的探討可以確知，從美所不達米亞到古希臘的信仰，作為「傳信者」的鴿子與代表「愛」的鴿子這兩種形象傳遞了下來，本文將在下一章繼續探討《聖經》中的鴿子，探討「鴿子」在《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中的形象，鴿子作為傳信者和作為愛的象徵在《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如何顯明。

⁶⁷ 《以弗所書》四章三十節言「不要叫上帝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⁶⁸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155.

